



结冰的月牙泉

□ 苟晓霞

一

月牙泉已结冰。寒风凛冽，游人寥寥。

连绵不绝的鸣沙山，脊梁挺拔，棱角分明，足够的高，足够的壮。冻如翡翠的冰面，透亮光洁，这是前几天漫天大雪的结果。天地苍茫，那一刻我想到了——一副有名的对联：灵泉水静佛无语，晴岭云闲沙自鸣——无语时，风沙皆鸣；听风时，云闲泉静。

月牙，本已是满月的局部，拍照又是月牙的一半，一半的一半，像模仿的模仿。月牙儿，稚嫩，弱小，是希望啊！月，主阴，自然把月牙泉的美，联想到娇人的小少女，“静若处子”般恬静。我走近她，想摸摸这冰泉，想踏踏这冰泉，她的寒，对我有无限吸引力，仿佛摸到冰泉，便可顿悟她的神奇。不料不知何处喇叭响起：“女士，禁止通行！不准过去！”

我单单把“女士”听见了，一个人生活，一个人的奔波，心里早已没有性别，尤其是一个人旅行，穿着邋遢，裹成粽子。这一声，点醒了我，“哦，原来我也是个女人！”原来我的女性基因，本能地吸引我来月牙泉去看懂什么是月牙泉的柔弱与坚强，优美与宁静。

作为女性，瞬间恢复本真，轻轻巧巧地退了出来，走到安全地带。再静静地看月牙泉，这翡翠的湖面，想与你融合不成，掉头爬着鸣沙山，几步一回头地看月牙泉，感受到鼓励——似乎爬得越高越能看到月牙泉的美。登顶时再看，是的，我仿佛触摸到了少女的脸：柔嫩、细腻、好奇而迷茫。正当我渴望与她牵手玩耍时，瞬间又仿佛看到一个成熟女人的脸，美丽又坚定地朝我微笑；继而又变幻为智慧温和的老母亲，不可言喻地告诉我人生的真谛……

有无语的顿悟，就有长鸣的诵读。
有冰冻的结局，亦有破冰的新生。

二

连绵不尽的沙山。开车的老板说他穿越过，我等小女子顿生佩服，看不到尽头，走得绝望的沙山，让我联想到玄奘走沙漠的情景……老板的自说自话，把我拉回现实，“其实整个就二十多公里，仅仅是高而已，有啥难的，你要坐车吗？我可以带你穿越！……”哦，实在不敢，这二十多公里，就足以把我困住的，因为每走一步，都很艰难。我是也只看到眼睛所能看到的路，这是鸣沙山的局部，我没有全局观，恐惧下一步的被动。

自然不敢坐车，更不敢穿越，我只能悄悄回到冰冻的月牙泉边，寻找些小女子的思绪。

自然就想到了一个倒霉的举人——在他坎坷的岁月里，是否也与这样的月牙泉相遇过？他叫赵行德，来自大宋潭州府。说他倒霉一点也不假：宋仁宗天圣四年（1026年）春，因打瞌睡，他错失了科举考试，落第的他在集市街头救下一位西夏女子，人生轨迹因此改变。他在西域沙漠流浪，阴差阳错与回鹘公主相遇，本该是一场流传千古的爱情，偏偏公主不幸离世。失去心爱的人，他潜心翻译经书，最后沙城又面临战争即将被夷为平地……这时，赵行德发觉最重要的事是保护经卷，“它不属于任何人，只要不烧掉，有地方存放，谁也不会抢走，也不会属谁所有。只要放在那里不被烧掉，就有它的价值。”由此，才有了震惊后世的莫高窟经卷。

小时候看电影《敦煌》，一次次被赵行德打动。今天我终于到这里，感叹他的不幸，更感叹他的伟岸——在战火中留下人间的爱和希望，让智慧和文化的得以存续，永世传承……唯一遗憾的是，到了这里我才知道，史书上并无赵行德，他只是日本作家井上靖小说《敦煌》里的人物。

一沙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。没有赵行德，那么回鹘公主呢？那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呢？

此刻，鸣沙山缄默，冰冻的月牙泉更是无语。

三

在结冰的月牙泉边驻足凝望，陷入沉思。

之前，月牙泉也曾碧波荡漾、水声潺潺，也曾静默安然、温和坚定，非你看到的一潭浅浅的五米深的心思。她有源源不竭的地下水补给，静水流深的是：不爱那么多，只爱一点点！彼此保持完整的边界，方可彼此依存，永生守候。

我在想，月牙泉在结冰之前会不会问鸣沙山：“我不再灵动柔软，结成冰，钢板一块时，你会依然爱我吗？”在破冰融化时，会不会忍不住又问：“我涅槃重生了，你会不会更加珍惜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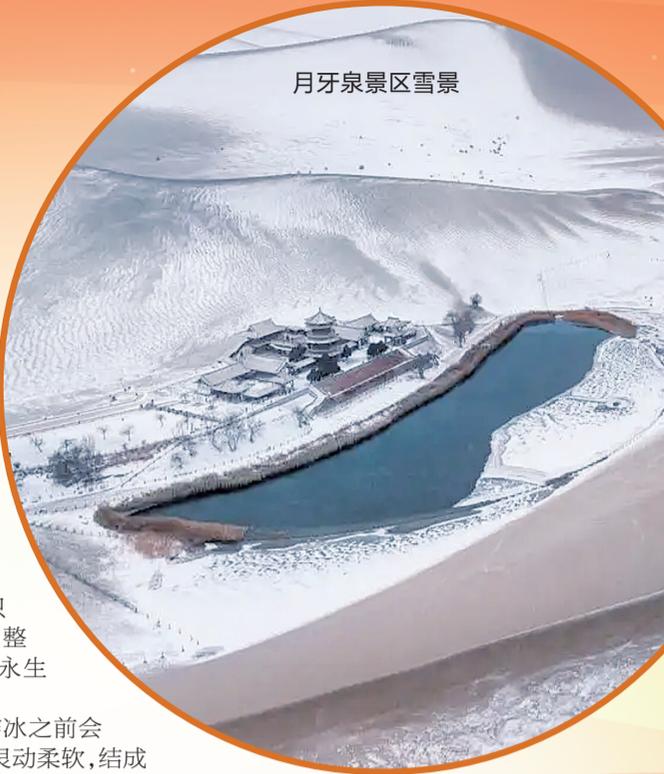
鸣沙山的话一定很多，但月牙泉一定不少。是不是每个女人都要过情关？这一番月牙泉的暗语流动，是女性多么痛的领悟！

我就是这样的女人。从小喜欢洋娃娃，喜欢扮演妈妈，喜欢当画家、作家、律师、记者、主持人……理想换了又换，只有一个理想没有换，就是当谁的好妻子，幸福地生几个孩子。这真的是我童年、青春懵懂时候的理想。所以，每每恋爱，我就是妥妥的恋爱狂，完全相信，完全依赖，完全地渴望一生一世的相伴，少一月，少一天，少一日，都不算一生一世……浮光掠影中，我的爱情故事似乎在冰泉上投屏！

“你说你是弗洛姆的追随者，而我只愿成为你的追随者。”这样的假设和想象，如大海的潮汐向我滔滔涌来，淹没我时，我仿佛也觉得死了也圣洁，殉情也神圣。那时，爱情就是生命！

就这样我活到了28岁，可曾想过：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人？我首先是一个人，独立的人，其次才是女人。我可曾思考过我的一生有没有自己追寻的东西，我的热爱，我的使命，为自己活出不竭动力？

月牙泉景区雪景



当时没有来月牙泉，如果来，我或许会懂：

你念，或者不念我
情就在那里
不来不去
你爱，或者不爱我
爱就在那里
不增不减
……

也许那时来到月牙泉边，真的会懂，像月牙泉一样去爱去恨去结冰。回到自己的土壤中来吧，你天然就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壤、阳光和雨露，接受上天给你的自然而然的馈赠，无需向他人索取，长成自己吧，像月牙泉，成为自己天然的样子，无需追逐沙，羡慕风，你本来就有自己的生命历程。

此时此刻，驻足月牙泉，不再仅专注于她的美，我感到一束光照亮我，从头、脸、手、脚，一寸寸地照亮我全身肌肤，带着这束自然之光，与自己重逢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渝北实验中学）

韩江龙湖蕴清风

□ 沈治鹏

一早从潮州出发，驱车沿韩江顺流而行。一江春水悠悠，两岸碧绿婆娑。时近初夏，江风清爽宜人。抵达龙湖古寨北门时不到九点，广场上已聚集了不少游客。阳光斜斜地从寨门探出头来，那股热切劲儿，就像在翘盼捎信要来拜访的老朋友。

直街是古寨的脊梁，麻石铺就的街道贯通南北，长约一千五百米、宽三四米，两旁明清风格的建筑保护得较为完好。文翰第、进士第、明经第、儒林第、大夫第、祠堂、书院、庙宇，鳞次栉比地铺排开来，实在应接不暇。民居的厝头角线条柔和，屋顶的筒瓦精巧圆润，嵌瓷色彩斑斓，人物栩栩如生，梁柱上的浮雕、通雕、圆雕精美绝伦。潮汕民居作为潮汕文化的代表之一，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精湛的艺术装饰令人叹为观止。怪不得世人感叹：京都帝王府，潮汕百姓家。

沿街民居有的改成售卖土特产和当地饮品的店铺，有的开起了餐馆、茶舍和

民宿。鲜艳的店旗迎风招展，如笑容可掬的迎宾小姐，向路过的每位游客大献殷勤。店主多为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人，他们非常热情地吆喝着，可是一句也听不懂，恰恰是听不懂，此时此刻便有穿越时空的韵味。在古色古香建筑的簇拥下，在满眼店旗的热情迎送中，自己仿佛掉进时空隧道，在韩江之畔的龙湖寨，与精明的商家讨价还价，同淳朴的居民把臂而谈。

走着走着，右边一座阿婆祠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阿婆祠是富甲潮州的黄作雨于清康熙年间为其母所建。阿婆在潮汕地区称赤脚，无名分，过世之后牌位不能入公祠。黄作雨也许没有想到，他据理力争为赤脚母亲修建祠堂之举，竟开了我国为普通女性修建祠堂的先河。这种挑战陈规陋习、倡导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，不仅反映了黄作雨的胆识，更体现了潮汕人对新文化现象的欣然认可与大度包容。

与阿婆祠隔街相对的“侗初师祠”也让我惊讶不已。

明万历年间，外地人王侗初来龙湖寨教书。他教授过的肖世钦等八名学生成了当地有名的秀才。他无儿无女，学生们因感念师恩，约定为先生养老送终。据《王公侗初师祠记》碑刻记载：“先生王侗初，来我乡执教，授徒八人俱皆成名。先生歿于吾乡，徒念师无嗣，为之立祠。”祠堂门匾为“侗初师祠”，当地人却称“先生祠”。这无疑是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的传统美德在古寨最生动的体现。

据《潮州府志》和《海阳县志》记载，龙湖寨出了69位进士、举人。富而重学、学而致仕是龙湖寨的底色，“尊师重教”的观念蔚然成风。正是在这种精神滋养下，韩江之畔小小的龙湖寨才会四百多年长盛不衰，才会有探花姚宏中、布政使刘子兴、御史夏懋学、诗人黄衍启等众多文人名士涌现。著名的潮州牌坊街39座牌坊中，有5座是为龙湖先贤所建。

多年来行走在祖国大地，喜欢探访古寨子，乐于走进古村落，也许是孤陋寡闻，就是从未见过专为普通女性修建的祠堂，更未见过为一位平凡的先生建造祠堂。

无论在喧哗的直街盘桓，还是在静谧的小巷徜徉，内心深处总感到一股神秘的气息在流动。屋檐下，古道边，似乎总能看到先贤们儒雅的身影。他们的谈笑风生离我们那么远，远得遥不可及；他们的情感意趣离我们又那么近，近得触手可及。

仰望蓝天，一只白鹭从头顶飞过，飞向韩江。我已看不到它的影子，鸣叫声却依稀可辨。

悠久的华夏文明如璀璨的星空，古村落无疑是撒落在历史长河中的星辰，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、承前启后插上了一个个清晰可见的路标，为后来者溯流而上照亮了一条幽径。

韩江唐称恶溪，后因纪念韩愈而改名。人文气息浓厚的龙湖古寨开风气之先，让我大开眼界。
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